

Homo erectus

Tonino Benacquista

[法] 托尼诺·贝纳吉斯塔 著

秦思远 译

直立人伤心俱乐部



直立人伤心俱乐部 Homo erectus

Tonino Benacquista [法] 托尼诺·贝纳吉斯塔 著 秦思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立人伤心俱乐部/(法)贝纳吉斯塔著;秦思远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310-7

I. ①直… II. ①贝… ②秦…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3627 号

Homo erectus

Tonino Benacquista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1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4-281

责任编辑: 毛静彦

特约策划: 何家炜

装帧设计: 董红红

直立人伤心俱乐部

〔法〕托尼诺·贝纳吉斯塔 著

秦思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0,000 插页 2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10-7/1 · 4210

定价: 29.00 元

Homo erectus

致我生命中所有的女人



对一些人来说，那是仅对男人开放的约会，其中涉及的是关于女人的话题。对另一些不那么合群的人来说，那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争斗中严重伤者们最后的庇护所在。对所有人来说，无论他们来自哪里，经历过什么，这首先是一个能讲述自己故事的地方。能倾心地诉说而不去试图说服些什么，不用考虑关于治疗法的问题，也不期求任何回报，至多也就希望故事能引起前来的那些匿名听众的共鸣，而那些听众都是想寻求解答来的。唯有讲述者能对故事的合理性进行评判，而分享它的理由可就多了。他可能是想要彻底摆脱这故事，或是把事情当成故事来讲，并使它变形成一段动人心魄的回忆。他也可能是想将故事交托给别人，使他们可以避免陷入同样的折磨之中。再要不就是，他想让自己能有机会在第三方面前重提起他曾面临过的选择，他曾逃脱过的命运。而要是他的不幸遭遇曾落得个悲惨的下场，他在描述事发经过的同时也会为自己并未白白遭受痛苦而心感慰藉。

聚会的常客们对这一场场探讨的存在本身缄口不言，或者，即便不得不提及，他们也会以十分笼统的方式说起他们那个“周四俱乐部”。一处小会室，一个俱乐部，聚集了一些同道者的圈子，一群人亲如兄弟，每个人都能自己选一些语汇来指称这一聚会，这就避免使之成为一种固定仪式，或将之转变为一个严立规矩、并带有一定戒律的秘密社团的倾向。但是，聚会中人们只接

纳那些真诚且不带恶意企图的个人，也有些人永远也不会再来，或者只在急迫时来，因为在这方面的问题上，没有人能逃过突如其来的厄运。

找不到关于这一团体的任何书面记录，也没人了解它是如何产生的。诗人，还有讲述者，声称它源自时间的暗夜，男人们在那时围拢来集会，试图勾勒出在他们的命运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无尽之偶然。一些人认为这一传统是从萨宾人的绝望中产生的，他们曾为自己的妻子被那些坚决地想要建立家庭和帝国的古罗马人掠走而悲泣。另一些人则认可它是从北美洲流传过来的传统，源于印第安人的一个古老习俗，斗士们以歌唱来抒发他们遇见或没能遇见孩子母亲的喜悦或悲伤之情。还有一种论调则称这一传统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形成的，它让人念叨起，那些阴郁的战争年代如何在每个兵营里催生出了纯朴爱情。最后有一部分人声称在六十年代末的巴黎参加过最早的几场这类聚会，当时的性革命和社会运动促成了各种团体的建立——包括这个俱乐部在内的一部分团体留存了下来，尽管参与者对发展新成员加入缺乏热忱。

如今，俱乐部的聚会都在周四的十九时举行，节假日照常，夏天和冬天同样——这聚会不分时节，也没有歇止。与会人数的变动并不大，这可真是玄奥。根据前来参与者的不同情况——一些人只是来串个场，一些人在讲述他们的经历之后就消失不见，一些人要等上个把月才肯讲述，一些人则频繁光顾，还有一些人会在固定的时日重新现身——某种奇妙的平衡法则似乎将人数保持在了百来号人左右。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那是个黄金数字，

实用论者却觉得对此没有任何理性的解释可言。尽管俱乐部并不具备什么章程，另一条规则似乎也已确立：每个人只能讲述一次。哪怕会有意料之外的拖延，人们也会出于对听众的尊重而让讲述者一次说完，从不等下次再返回到上一次的话题。而要是有谁没能明白地表述心中所想，他就活该倒霉了，总有另一个正在等着轮到他的。

如果说聚会的时间总也固定不变，聚会地点却常有变动：空落不知名的公寓，小酒吧里不对外开放的厅室，有些乱糟糟的小夜总会，弃用的剧院或电影院，待拆毁的废旧建筑等。无论男人们在哪里汇集，也不管有多谨慎，最终总是会引起业主、经管人、邻人们的怀疑，这些人对他们的玄秘聚会一无所知，把那想象成一些密谋和不正经的计划，并要他们赶紧走人。于是每个人就试着出些主意，其中不妨有极为别出心裁的，他们通常也能定下一个新的聚会地点。

初春的这几场聚会将在国民广场一带举行，地点定在一所技术高中以组装建材搭起的教学楼内，这学校十年前着过火。就在这些额外增补的教室就要被夷平以重新建成更牢固的教学楼之前，就业指导顾问凭了女校长的包容心而向她借一间用。当她问他：“这算是哪种类型的会？”他回答：“这是一个以探讨当今时代及其社会风俗为宗旨的非营利型协会”。

这个周四，聚会上看到了些新面孔。一个身形高大、棕色头发、四十岁上下的家伙悄悄溜到了教室后面。伊夫·雷阿勒，身着黑色牛仔褲和一件摩托车手式的夹克衫，显出一脸轻松的样子，想被当成一个简单的来访者——他准备了这么个说法，以防别人

向他发问，“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来访者”，可从来就没人发问，哪怕只是出于不经意。重新回到教室的空间里使他想起了他不得不遭受的那些考试——过去有人在他学籍档案里勾下了“在职”一栏，他那两位从来就是在职的父母可没有反对。在跨进这扇门之前，伊夫不得不把某种似乎是祖传下来的情结放在一边，这情结老让他觉得是在一群人中强占了个位子，尤其是在需要发言的时候。告诉他有这么个团体的那个朋友倒是在这点上让他放下了心。

“只要你不打搅聚会的正常进行，不在别人讲述的时候离开会室，你就没什么好顾虑的。”

或许就是这番话最终说服他前来。此外驱使他前来的还有他身上所怀有的愤怒，以及把它说出来的需要。

第一个发言的人——他有七十多岁了，或许是这群人中最年长的——举起手，看到周围并没有别人举手，便走向教师讲台，站到一把扶手椅旁，那扶手椅上的人造革有些干裂，从中脱露出一些泛黄的海绵。他参加过之前的三场聚会，此后他便决定，在这晚，自己要上去讲讲。

在维勒瑞夫医院接受了好几个星期的缓和治疗之后，他的妻子不久前在他的怀里去世了。按照他的讲述，整件事就好像是在经历倒转过来的青春期一样，在生命的那个时段，一切都是“第一次”：第一支烟，第一封情书，第一个吻。在那个无菌病房里，他妻子和他正经历了一系列温婉美好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两人一起笑，最后一杯酒，最后一个吻。他给她完完整整地读了一本小说，是她喜欢的一位作家写的：那是她这个热忱读者在漫长一生中所读的最后一本书。

“她就这么走了，只那么一呼气，眼睛大睁着。”

接着他便谈起自己此后的生活，因为他还是有生活的。他如此钟爱的这个女人的去世并不是他的去世，他只是含蓄地认可了这一点，却毕竟是认可了的。她本人也曾以她那无尽的温柔对他说：“别一个人过。”他答：“别尽说些蠢话。”可这并不是蠢话。这晚，事情就这么被说出来，当着百来个听者的面。除了这群人，一个老人在哪些听众面前才能有权表示他还有足够的活力去恋爱呢？准备去经历一系列新的第一次？

一些坚信自己将如孤单地活着那样孤单死去的与会者，觉得他的这番讲述与他们并无多大关联。其他人则不排斥去考虑一下，有一天，自己也会和这位新近成为鳏夫先生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按照聚会的惯例，没人会在发言之后提反馈意见，这是一条心照不宣的规矩，对于像伊夫·雷阿勒这样惧怕当面对峙的人来说却是最根本的。每个人都应该能表达自己而不去担心会有什么反对意见，提问，或者评论，即便那是出于善意。这些男人的悲苦或喜悦都不会引起任何论辩。现场确能听到些那么热切、那么充盈的寂静声音；一切平庸的社会习俗都能在顷刻间把它们毁灭尽。但是一个与会者完全可以在聚会结束时走向另一个，去跟他说两句，重提起某个细节，向他更确切地说明某一点，或者请对方这么做。于是时不时能看到，有一些小组会自发形成，去酒吧继续聊天来延续会议，但这已经跟团体本身没什么关联，是其活动范围之外的事。

之后有别的一些人相继到台上讲，发言时间多少都有些长。其中一个讲的是在十分特别的情状下的一见钟情：一个星期以前，

在一个玻璃制品废料箱的边上，他遇到了一位和他同样在扔空酒瓶的小姐。

“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希望是没有旁人看到的。不管手上拿的是小的廊酒^①瓶还是装蔬菜杂烩的广口瓶，这总会让人觉得有那么点滑稽。”

可这个女孩却以一种赐恩于不幸者的女王式的庄严姿势在完成着自己的差使。她朝酒瓶的每张标签都投去充满敬意的最后一眼，就像是跟它们道别，每张标签却都是普里尼—蒙塔榭，一种勃艮第的上好干白，讲述者本人对那酒可再熟悉不过了。他迷恋上这种酒，把它变成了他的最爱、他的一流，以至于描述它时，他就像是在说自己；一种既非粗朴也不矫饰，相当高雅却还能让人接受的酒，这种酒既不需要一群人围坐下来共同享用，也不用通过什么仪式来显出自身的最佳特质。相反，它从来都是在一次曼妙的幽会中，两人默契共饮而略显醉意时，最能突出其独特的口感。他在街角遇上的这位美女似乎就只喝这种酒。

“这还不是最让我吃惊的。她最后的那个空瓶才终于让我折服了：一瓶柏图斯·波尼康蒲。”

毋庸置疑，这名字在在场的听众中间没能引起任何反应，他们对苦味的利口酒所知甚少。

“是一种产自荷兰的苦酒，跟胆汁一样黑，口味有点重，我家总是备着一些。”

① 廊酒（Bénédictine），十六世纪初由天主教的班尼狄克汀（Bénédictine）派修道士贝纳多文切利（Bernadovincelli）创制，是一种口味独特的烈性利口酒。

他此前还没碰到过可以与之分享这一酒趣的人，这种厚稠的黑色酒饮很是吸引他，别人从中品出的却是一丝丝阴郁。他也不是没有尝试去说服小撮的朋友来品一品这酒，他们却全都像吐墨一样把喝到嘴里的酒再吐掉。如果说在眼见着一瓶瓶普里尼—蒙塔榭被扔出去的时候他没敢行动，柏图斯·波尼康蒲的意外显现倒使他趁机开始和这位惊人的年轻女人搭上话。他们讨论了匈牙利的乌尼昆药酒、德国的野格酒、意大利的非奈特—布兰卡酒^①相比较之下的各自特质。但是在他们看来，什么也比不上柏图斯·波尼康蒲。那些不懂经的，也就是其他所有人，他们可匹配不上这种神奇的佳酿，配不上它的醇正，它秘而不宣的配料，以及被小心保密的酿酒方法。继而话题又更进了一步：对于苦味的这种偏好揭示出了他们强烈的内心生活。

对谈的最后有了那么一小会儿尴尬的片刻，他们重又成了街边排水沟前的两个陌生人。她发话了：“没有一瓶果汁，没有一瓶水，只有酒，我真是惭愧。”她就像是存心想证明自己是单身那般接着说：“最糟的，是我还不跟人分享。”

他则就这么让她远离去，真是冒失得可怕。此后，他便自觉崩溃，为自己没能留住命运指给他的唯一一个女人而羞惭不已。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融洽源自心灵之间的融洽，那我是遇上对的那一位了。”

一周周过去，他期盼着她，心念着她，甚至去守候她。她的住处离他家无疑是近在咫尺，而现在他唯一能倚赖的联系就是那

^① 分别为产自不同国家的药草类开胃酒。

玻璃制品垃圾箱了。他增加了去那里的次数，却心知那偶遇就和闪电一样，再不会劈在同一处，而是邻近的地方，在一个商铺、周边的一条街、最近的公园里，在最为出乎意料的时刻。

听众里一些对这奇特的故事情境艳羡不已的人打心底里祝愿他好运。这人便坐回到位子上，另一个走上前去背对着黑板；他稍事准备就声情并茂地讲述起来，故事却有些凌乱，没有时间顺序，客观信息和主观臆测混杂在一起。他把自己描绘成是一个从外貌上看就让人不快的人，有些笨拙，而且急躁易怒——那些听众却认为他正处在一个典型的暂歇调整阶段，为的是培养出相反的人格品性。他说自己总是无法避免和别人，主要是和女人们，产生不和睦或者暴力关系。直到他遇见一个叫纳蒂的女孩，是那种知己式的人，她称自己的特点是“丑恶且没什么教养”。

“我们并不相爱，不会在同一个屋檐下终老，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得不可抵挡。”

他把这个比作两种化学成分，分开时完全是无害的，可一旦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就会引爆。对于那些没听明白的，他以一条能体现“双重否定得出肯定”的数学原理来解释：“负负得正”。怀着些许苦涩情绪、失落感和咸鱼翻身的想法，他们便配成了对，不是为了一起凑合着糊口，而是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掠食尽。两人并不是夫妻关系，没什么需要建设的，各自都保持原样，也不避讳显一显自己的阴暗面。她笑他动不动就发怒，他则对她的虚情假意不以为然，而到了一起过夜时，他们便会透露些各自性别的秘密，一边叽里呱啦地聊些对方性别的话题。可那还不是他们最拿手的。有时候他们简直就成了被放归大自然的捕食类动物而令

人生畏。在公共场合，他们会招惹他怒，表现得放荡不经，而要是其中的一个觉得自己被谁吸引住了，另一个就会指示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的牺牲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为这对要命情侣的怪诞游戏着迷不已，也就心甘情愿地任自己中了圈套。

伊夫·雷阿勒暗暗观察这些发言的人，好让自己在觉得准备就绪那天能够从中借鉴。但怎样又能从这些如此特殊的例子中借鉴到什么呢，即便故事值得讲一讲，可其中的逻辑似乎只对讲述者而言才显得明晰。与他隔了两个座位的地方坐着一个新来的，德尼·贝尼特斯，是巴黎一家大餐馆的侍应领班，和别的很多人一样是单身，可能程度还更严重些。一天晚上，就在他对独居生活抱怨不已的时候，他那个班次的店经理暗地里跟他提了“俱乐部”的事，他前些日子还经常去，那里聚着“有话要讲的一群家伙”，这些人的忏悔则是或平庸或荒诞不经。自从他再婚之后，便觉得不需要再去那里，但对于聚在那里的人，他还是抱有感情的。一番考虑过后，德尼现在决定上去讲了，也不再担心会显得滑稽——和伊夫·雷阿勒相反，他不觉得有任何尴尬，二十年来他在餐馆里可都是面对着陌生人的。而天晓得他要说的那些是不是合条理，会不会显得荒唐，前言不搭后语，自我为中心，虚荣或单纯得可怕，还是在无论哪群人面前都是这样。除了这群人。

“即便每个人都要在这里讲讲他的故事，我也不会去讲：我没故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女人了，而要是我没能了解到其中必定存有的原因，这本身也没什么可见怪的。”

德尼过的是那种十分典型的放荡年轻人的生活，决意要先好

好享乐，再为建立家庭作打算。不知多少次，他恋爱，在床上吸引住一些姑娘，并留有极其美好的回忆。接着，过了三十岁的坎，他终于想寻求一段持续稳定的感情关系时，女人们却躲避起他来了。

“一开始，我以为那全是因为我不凑巧遇上的都是些已婚的，订了婚或者准备订婚的，那些正在恋爱，为爱深感幸福并让我知道的。之后，我就注意起避开这类障碍，但是又有其他的障碍出现了。从第一次见面起，这一个就告诉我说她将很乐意把我当作她从未能有过的朋友，那一个悄悄跟我讲起了她当酒吧女招待的经历，还有一个则要我明白，‘她目前并不想来一段新的故事’。诸如此类。”

在很多次尝试之后，他意识到这类躲闪和回避简直就是无穷无尽，仿佛向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提议再次见面这么个简单的事成了世界上最不自然的事一般。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们这样忙不迭地躲开他，给他一个假号码，或是让他的去电没有应答？

“真是天晓得，作为餐馆侍应，我可也是有很多机会的！这么说吧，平均每天有五十到八十个女客人，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别人一起，我都会这么问一句：‘什么能让您高兴？’”

自打入了这行起，他用好言好语逗乐过她们中间的多少人，又以特别的殷勤讨好过多少人啊？有多少次，在收拾桌子的时候，他会发现涂画着潦草字迹的餐纸，或是写了几句殷勤话的纸钞？“德尼，您真是个厉害角色，喏，这是我的号码。”或者：“我周二再来晚餐，一个人。”又或者：“好一个侍应生！”他把这些给所有当班的侍应看，随后尽快把它们处理掉，并不刻意试图去重见

到写下这些字条的客人，心里似乎充满了一种职业道德。渐渐地，不知为何他不再那么受欢迎了，好像他变得不太显眼，也没那么有魅力了。

“于是我们就想，总有一些时期、地点、场合比另一些更有利于邂逅。我便由同事们领去酒吧和夜总会，觉得在这些地方绝对会有艳遇。但或许，捕猎者的角色对其他人更适合……”

这就是一个小个子善心人的确凿想法，他正沉着脸靠在差生们的暖气片上。菲利普·圣-约翰和德尼·贝尼特斯以及伊夫·雷阿勒一样，是第一次来参加聚会，也并不知道是否还会来第二次。为了让自己的到场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法，他还费心思编了好些聪明的托辞，却是没人向他问起，为此他几乎感到失望。他本想说，他那个好思考的小圈子里有人提起过这个神秘集会，自己是出于智识方面的好奇而来。然而在快进门时他却差点折返回去，怕被别人认出来：他还是有些知名度的。至少他这么想，一边还添上些谦虚的饰词：他还是“相对”有些知名度的。

在大学里出色地完成学业后，他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开始着手人种学的研究。他署名的文章先是发表在一些发行量极小的期刊，再是登在一些全国性的日报上，但是直到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镜像记忆，或集体意识之梦》——他才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为自己谋得了一个好位置。由众多声誉满载的评论文章来看，他不可思议地从社会学家的名分转而成为了“哲学家”身份。还是个好读的哲学家，能明白易懂地讲上一小时，这就使他经常被邀请去一些文学类节目或是新闻类杂志，谈谈伦理方面的问题，或者讲些广大受众觉得能听懂的话。

这会儿，他正试着分析德尼·贝尼特斯的发言，就好像一个能在说话人并非刻意的言词中识读出些什么的人。这家伙如此本能地把自己的孤寂状态归咎于一小群心怀敌意的人针对他的共谋，这一点让菲利普分外吃惊。但是德尼毫不松懈，真诚地，无奈地，却以极其缜密的思路讲述他如何一步步地被一种普遍的女性欲望排斥在外。

“此后，我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周边的人身上。所想的无非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女朋友作为结婚对象，我呢，就是相应的男方。”

德尼就这么把他作为单身汉的失败经历公之于众，并恳请朋友们帮忙，觉得要是能将两颗孤寂的心灵结合成对一定会很有趣。如果说他并不曾忘记那些安排得当的晚餐中偶遇的任何一个女人，他却特别记得他在就快尝到甜头之前没能通过考核时的短暂尴尬时刻。他一度结交上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可她却在三天前“刚刚邂逅了某人”。也交往过一个大使的秘书，她来自某个世界尽头的国度，正准备“彻底要”回那里去了。又或者是一个医务助理，她陷在失恋的抑郁里难以自拔，她的前男友却刚刚重新打来电话。

听他这么说着，伊夫·雷阿勒自己也审视起这一连串的不凑巧，但并不多加质疑：他是相信人会有厄运的。相反，菲利普·圣-约翰从中只看到一种摩尼教式的托辞，这有时会转变为对女人的普遍厌恶。就这点而言，是否应当从中投射出“女人”这一概括的形象来设想说所有这些女人都是串通好的？

“接下去的几个月，我重新考虑了自己的选择标准。我并没觉得我是特别向往某一类型的女人，但我已经准备好敞开更多的